

冬日烟火

张悦(兖州区)

晴天,是冬日里一份吝啬的温柔。我特意早早出门,从室内暖融融的包裹中,一脚踏入清冷的晨间。寒气扑面,却让人神思清明,心中无端地生出几分雀跃。

眼前世界的一切,都带着可爱的生机:上班族们步伐紧凑,眉眼间却映着晨光;几只猫儿在干爽的地面上追逐嬉闹;而小区门口,早市已然苏醒,各色摊位熙熙攘攘,蒸腾的热气与食物的香气交织,绘出了冬日里最温暖、最踏实的人间烟火。

一出门,便瞧见了白胡子大爷的菜摊。我们算是老熟人了,而他那把雪白的胡子,便是我对他全部印象的注脚。他的菜摊朴素得有些过时: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上面只整齐地码着十几棵白菜。大爷坐在一张小马扎上,身子微微佝偻着,双手互揣在袖筒里,静静地望着街上来往的人群。和别人不同的是,大爷的白菜比别人的都小,他说长大了也要被扒掉很多叶子,反而不如这样好卖。

看见我来了,大爷慢悠悠地开口:“今早刚拔的,霜打过了,甜。”他的声音带着点泥土的憨厚,不像别人那样焦急。我的手里拎了很多东西,便让大爷帮我挑两棵白菜。大爷笑呵呵地

说:“你自己挑吧,卖菜的人手臭,拿哪个顾客都会觉得不好。”我习惯于大爷的坦诚,随便拿了两棵装好,两块九毛钱。我问大爷有微信吗?我没有带现金。大爷说:“你去隔壁肉摊扫码就行,或者下次再给。”肉摊的大姐开玩笑说:“我都忘了记下哪个钱是给你的怎么办?”大爷回道:“你看着给,大差不差就行。”

他说得那样平淡,仿佛这一切都是生活本来的样貌。我忽然觉得,他卖的不只是菜,更像是把这份从容不迫的“痛快”,也一并分给了来往的人。身后那焦灼的汽车喇叭声,此刻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屏障隔绝了。在这小小的菜摊周围,空气流动得异常缓慢而安稳。

只要老人们的菜摊上有我需要的,便决计不去超市。小时候见多了姥爷种菜的辛苦,内心总怀着一份“菜贱伤农”的忧虑。然而,大爷那份轻描淡写,总能将我的担忧悄然化去。我想,所谓“心态很好”便是如此了。不对抗,不强求,只是与生活坦然相对,如同土地承接雨雪,草木顺应四时。在这扰攘的世间,能守住摊头那一方从容的天地,大抵便是生活教给我们最朴素的哲学了。

给故乡的信

张振建(任城区)

题目用“故乡”一词,是有讲究的,其重点在“故”字上。“故”者,是原来的意思,是与“新”相对的。

故而,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现在的曾经的“故乡”,已非往日的“故乡”。时光飞逝,时代变迁,何止是物是人非,简直就是物非人非了。尽管如此,情感的深处却不大与时代的节拍同频共振,脑海中总像装着感光的底片,将小时候的故乡影像留存下来。我要给那时候的故乡寄上一封信,哪怕是迟到了四十年,也要以时空的穿越为邮差,寄上我的思念、回想和眷恋,记下美好的回忆,慢慢咀嚼纯真的幸福,让人们共享对美好生活的认识!

我记得,您那时多么原始,原始得不着任何修饰。老运河自北而南从村穿过,走到中间又生出一条向西的小河,人们习惯叫西河子。这样,大河与小河成丁字形,将一个自然村一分为三,成为二河三岸,又被赋予三个行政村村级组织。因河而村,因河而生出许多故事,是您最显著的特色。

河面是宽阔的,河水是满满的,除了河床,还有二滩,从河东岸很难看清河西岸的景物。这河,据说是隋朝修的,还说古人真有智慧,没有得力的挖掘工具,就平地筑堤,为防洪的冲击,用一个个河滩形成弯弯的河道,从而减少了上游从山上下来的洪水流速,减少了洪灾。其实,这河是元代开掘的,隋代的运河走的是洛阳开封一线。这是后来知道的,但我们小孩也不会去深究,我们只知道您那时是我们儿童的乐园。

四季风景不同,春天生机勃勃,柳

树婀娜的枝条,被春风梳理得似少女的秀发,那么飘逸莹亮。榆树、槐树上结满了榆钱,开满了槐花,那可是美味佳肴。我们爬上树,一把一把地撸着吃,甜丝丝又软绵绵的。可吃的野菜太多了,如地瓜叶、马蜂菜、婆婆芽(小蓟)、狼尾巴棵等等,不仅当菜吃,还可入中草药。

夏季多雨,河水上漲,漫过河床,甚至爬上坡堤,一伸手、一伸脚便能触到清凉。我们用一个小罐头瓶,放上少许干粮沉进水里,不多时便能捕到小鱼,十几瓶便足够炖一锅鲜美的鱼汤。大人们则提着撒网,满河道里撒鱼,一网收起,白花花鱼儿挂满渔网,既能改善伙食,多余的还能拿到集市上换些钱,贴补家用。

贴着水面,向远处看,河两岸的树木,都伸向河里了,与河水亲吻着,河里也有了树的倒影。天光云影,是它们的底色,组成了一幅流动的活的水彩画,比现在那些开发的景区,更有说不尽的野趣。到了夜晚,更是蛙鸣一片,何止是一片,蛙声十里一点不为过。声声聒噪,让人无眠。我们便拉上苇席,铺在河堤上,在月光下乘凉,直到后半夜。这时,你可看下弦月在银河里慢慢游走,像一只小船,载着牛郎织女回家了。

现在想来,故乡,您那时就是一个童话世界。也不知,您是否也变老了,今天咋就看不到满天的星星和彩云追月呢?不要说十里蛙鸣,我们连个蛙影也看不到了。

您什么时候也能回到从前,我们也能跟着不老?



古南池的冬天

王冲(任城区)

古南池把北风冻裂在湖面
冰成了无语的底片
收住薄霜
收住冻住的鸟鸣
收住石桥下水鸟们的爱情

风荷亭把足音叠成灰白的册页
晚凉亭也没有了歇马的嘶声
有人向冻云呵气温暖手掌
有人转身
踩响冻土深处蜷作一团的春天

而暮色总用缓慢侵蚀
王母阁的凝望
迟归的鸟雀穿过檐角
比传说还轻

古南池冬天的脚步
一步唐朝,一步今朝

同生缘

李雪影(邹城市)

在时光的浩瀚长河
1月8日成为命运奇妙的注脚
我与东坡跨越千载
在这一天共享日月的乐章
您从眉州的晨曦中启航
用才情照亮宋的词坛
乌台的风雨没有黯淡您的光芒
黄州的土地滋养出豁达的胸膛
我于岁月的转角处生长
在喧嚣尘世中探寻梦的方向
读您的词章似与老友把盏
汲取那穿透时空的温暖与刚强
这相同的生辰是命运的礼囊
让我在人生旅途有榜样领航
无论风雨如何跌宕
心中有您,便会有不熄的光

冬菊

曹桂英(嘉祥县)

枝桠光秃秃
几只鸟巢惶恐着
怎么应对
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雪
水面瑟瑟缩缩
落叶也做好厚厚铺垫
坏天气
终于强势入住

世界是万物的
希望成不了灰烬
林中的小径旁
挤挤挨挨着几株菊
怀里还跳动着
几朵火苗

此时

刘秀华(曲阜市)

爱人的衣服
收起
折叠得整整齐齐
同我的一起
放在我们的衣柜里

剩余的空间
让我
如在冬夜
依偎着一个温暖的暖袋
那么踏实

有时

司新文(任城区)

有时,一觉醒来
看月儿挂在天上
如水清辉洒进玻璃窗
是不是你梦中来把我看望
有时,梦中醒来
见夜风把风铃晃
清脆铃声透进玻璃窗
是不是你梦中来把我探望
有时,雨夜醒来
听细雨沙沙轻响
密集水滴打湿玻璃窗
是不是你梦中思念泪千行
有时,雪夜醒来
见雪花纷纷扬扬
凌乱雪花朦胧玻璃窗
是不是你梦中牵挂星星茫

冬寂

韩贡朴(邹城市)

冬是什么
是余晖下的落叶
沉寂成无声的墨
是无星的夜下
沉睡的蛰虫
无鸣天地的声势

而冬的寒,最懂人间孤旅
灯下被拉长的身影
形单影只
北风卷起残叶划过肩头
拈一朵枯萎的黄花
它,原是
来年春枝的嫁衣啊

回家

刘红霞(汶上县)

雪,下得很热情
簇拥着飘落
奔向了大地母亲的怀抱